

当西伯利亚寒流杀气腾腾南下之时，一定不会想到，西南偏西还会有这样高大的山脉横亘于前。山谷间来回翻涌的寒流，使这里早早进入飞雪季节。这是高原上又一个普通的冬天。对某连官兵而言，这也是他们人生中一个

崭新的冬天。此刻，乌云低垂，几乎与连队的屋檐平齐。阳光偶尔能艰难地穿透重重乌云，零落照射下来。营地两侧，是高耸入云的雪山。营院外侧，河流中的冰块，来不及消融，又被匆

匆冻住。这里，是名副其实的苦寒之地。驻扎于此的连队官兵，是名副其实的饮冰卧雪之人。酷寒、风雪，硬生生地砸向这些血肉之躯，如一把利斧，削砍着他们的肌体，也凿刻着他们的认知、情感和意志。

寒冬已然来临，冰与肉反复撕扯，每名士兵都经受了全方位的磨砺和考验。寒冬的脚步越是急迫，连队官兵越是热切地迎上，满怀希望去战斗和生活。终有一天，这些别样的冬之体验，都将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宝贵财富。

一个连队的“冰与火之歌”

■梁五一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 特约记者 黄宗兴



第621期

特稿

“再冷，也要坚持”

近处积雪满地，远处冰川耸立。即使没有寒流频频，连队驻守的地方，也很难感受到其他季节的滋味。每年8月，这里积雪迅速融化，苔藓类植物迎来疯狂舒展的一个半月。此后，积雪再次覆盖，它们迎来漫长的休眠期。

极寒之地，让连队的官兵很容易联想到小说《冰与火之歌》中的守夜人。和守夜人相比，这里的冬季更为封闭隔绝。连接连队与外界，是一条长长的简易边防公路。到了冬季，路上积雪最深处可达1米多，再加上8级甚至更强烈的寒风，车辆基本不能通行。这就是官兵常说的大雪封山。运送冬菜的物资车，必须赶在12月之前将连队过冬的物资配送完毕。

因为距离过远，连队的哨位没有安装暖气。哨位上，哨兵如同屹立在雪域高原上的石头，极其艰难地对抗每一股寒风、每一粒雪花。

5月，官兵们戴的是棉帽，穿的是荒漠迷彩大衣。“基本感觉不到冷，稍微活动下，还能感到身体发热。”中士马雪峰说。到了11月，羊皮大衣、防寒面罩、防寒靴、棉帽……所有能御寒的衣物，都被他们穿戴在身上。

上等兵梁树业最怕晚上站岗。在-30℃的寒夜站上10分钟，羊皮大衣从里到外就被冻透。最难受的是脚，穿着厚厚的袜子和防寒靴，依然挡不住寒气往鞋里钻，只能不停跺脚。

虽然有各种防护，冻伤依旧不可避免。医务室里，消耗最大的药品就是冻疮膏。

梁树业的父母怕儿子冻坏，从南方老家给他寄来200个“暖宝宝”。可他打电话说，贴一个只能热七八分钟，用处不大，别再寄了。

后来，一个社会拥军团体了解情况后，给连队寄来20箱、共计8000个“暖宝宝”。得到父母的关心，梁树业觉得没什么。读着拥军人士写的“送暖寄语册”，他反倒想哭，“再冷也要坚持，不然真没脸！”

“过冬，就像老家过年一样”

每年降落在驻地的第一片雪花，提醒着官兵们冬天要来了，必须为过冬做实质准备。

进入9月，炊事班班长周明亮就开始和司务长文尚师合计。他们逐一计算肉、菜、奶、蛋、果的需求量，算出的总数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——要筹备足够支撑数月的给养物资，谈何容易！

时至今日，周明亮已经坦然接受物资储备困难的现实。他甚至笑着解释：“过冬，不就像老家过年一样吗？深挖菜窖，多备细粮，肉也熏上、冻上。”

第一批运送冬菜的物资车赶到驻地，已是凌晨2点。看到有的白菜已经轻微冻损，周明亮急得在菜车旁直转圈。

连长苏博康明白炊事班班长的心思。一声紧急集合哨，全连起床。干部战士齐上手，大家一直忙到早上6点，才把所有的菜卸下车来。

进屋上架储备之前，必须将白菜表面的烂菜叶剥掉，大蒜、大葱也需捆扎好。于是，除了执勤官兵，全连人又齐上手。以往整洁有序的营院，仿佛变成收摊后的菜市场。他们用了整整3天时间，才将所有冬菜收拾完毕。

为了剥除白菜的烂叶子，许多官兵的手累肿了。至于熏肉、腌鱼以及腌菜等活计，必须由炊事班专业人员亲自操作。炊事员罗浪负责熏制腊肉，连续5天的烟熏火燎，让他的眼睛又红又肿，经过两周休息，才有好转。

“肉等不得，菜等不得，辛苦是免不了。”周明亮对班里的兄弟一脸的心



图①：严寒来临，某连官兵迎着风雪进行强化训练。
图②：雪地足球赛开始了！
图③：连队战士在凿冰取水。

疼。过冬，炊事班担负着最艰巨、最辛苦的任务。剔骨剁肉、切萝卜条、腌渍菜叶、调制酱汁……从上午10点到凌晨3点，所有炊事员干到最后动作都机械了，连话都不想说。一次，周明亮自己也快崩溃了，“真想一头栽在案板上，下辈子再也不干炊事员了”。

支撑他们干下去的理由，无非是让连里的战友过个丰足的冬天。周明亮还自费买了一个烤箱，烤出的面包、蛋糕全进了战友肚里。“大家吃得有滋有味，才有干劲儿。”他说。

除了食物，水也是冬储的重要内容。距离连队最近的活水，在超过5厘米厚的冰层之下暗暗流动。驾驶班班长朱军伟有个“水官”的名号。连队在营区附近建了一个储冰场。从10月开始到现在，他和战友已经储备了8000多袋冰。为凿冰取水，他已经砸坏2根钢钎，敲烂3把铁锹。

储冰作业时，必须抓紧时间。如果时间过长，水车上的水罐阀门会被牢牢冻住，无法出水。一次，下士杨金宝撞开水袋接水，涌出的冰渣将水袋划破，水一下子灌到他身上。回宿舍换衣服的时间，他的裤腿已经冻得硬邦邦。

与杨金宝的狼狈不同，下士任伟关于储冰的记忆，则带着一些浪漫色彩。任伟在搬运水袋时，喜欢哼唱《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》。

“其实我有铁骨，也有柔情，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……”出人意料的是，任伟的哼唱往往会引起战友合唱。飞雪中，寒风里，旋律在山谷间飘荡。那一刻，任伟觉得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有柔情的硬汉。

“大冬天的，狼也挺不容易”

那天早晨，清理垃圾池的哨兵发现，前日清扫平整的垃圾被翻得凌乱不堪，垃圾池旁的雪地里，隐约可见动物的脚印。

晚上，营院里的狗狂吠不止。狗的异常表现，让负责养狗的刘智多了个心眼。这天晚上，当狗再次狂吠时，他叫起几个战友，带上自卫器材，牵着狗出了门。

手电光柱照到垃圾池的一瞬，刘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：3头狼正在翻垃圾。看到有人过来，6只发亮的眼睛直勾勾地与手电光柱对峙。

刘智和战友们急中生智，用石头狠劲敲击铁质自卫器材，尖锐的声音响起，狼迅疾跃出垃圾池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寒冬像把利剑，既压迫着连队官兵，也剥夺着雪域高原各种生物的生存空间。

“与狼共舞”的奇特体验，极大调动着年轻士兵的好奇心。大学生士兵杨辉觉得“紧张得不行，刺激得要命”。外出倒垃圾和执勤时，他不仅不怕“狼来了”，反而有些期待“与狼邂逅”。

一个雪夜，一只大狼带着一只小狼，在厨房后翻到一只猪腿，叼着就跑，被巡逻的哨兵发现。有人想牵着狗去追，觉得小狼跑得慢，或许还能赶上。连长苏博康说：“算了。大冬天的，狼也挺不容易。”

寒雪中，装备的可靠性也受到很大挑战。下士程欢欢是油机员，自上山驻防以来，他便养成一个习惯：每次油机发动，都要测量温度，登记油机启动消耗时间。登记簿显示：进入11月，随着温度降低，油机启动消耗的时间是夏天的几倍……

比油机更脆弱的，是各型车辆的电瓶。由于电瓶亏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驾驶班特意腾出一个供暖室，将其改造成电瓶间。

除了装备，连长苏博康最担心人员生病。严寒条件下，感冒容易引发致命的肺水肿、脑水肿。连队只有一个军医，医疗保障条件极其有限。熏醋、消毒预防感冒，是最常规的手段。

“连队这个球场，是被冬天逼出来的”

连队的阳光棚下，竖立着一块黑板，上面写着“时刻提高警惕，时刻准备战斗”。

寒冬并不会阻碍练兵的进程。凌晨4点，气温降到-30℃，风急雪大，连队特意将部分训练时间，设置在此时。

深夜，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官兵们迅疾起身，领取不同装备，在黑夜中奔向各自战位。

一场训练下来，中士古日吕吉全身上下，里里外外都是冰碴子。烤火被明令禁止，连队提倡揉搓、喝热汤等循序渐进的回暖方法。

在苏博康看来，官兵必须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。既然驻地环境是这样，就应该逼着自己去适应环境，强化本领。高寒极地的训练环境，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——由于长期坚持力量练习，连队的不少官兵已经拥有6块腹肌。

上等兵何润兴初到连队时，身体单薄。如今，他的肌肉变结实了，身体也健硕了，在连队组织的“晒肌肉”比赛中，取得了好成绩。

听到外面练得热火朝天，在炊事班拎勺炒菜的罗浪心里急得直发痒。只要一下灶台，他就会抓紧时间做俯卧撑、仰卧起坐和哑铃、杠铃练习，也练出了一身腱子肉。

中士张鹏程，2分钟做完117个仰卧起坐；下士龚明乾，2分钟完成121个俯卧撑；下士任伟，自动步枪分解结合用时18秒……练兵热潮中，一项项纪录被不断刷新，一些项目的训练成绩，甚至赶上了低海拔地区的优等水平。

让中士李正潇最刻骨铭心的，是射击准备训练。风雪中，手刚碰到炮管，就被粘住，尖锐的痛感直往心里钻。有人忍不住叫出了声，可没有一个人搭理。相反，大家高唱战歌，相互打气。

寒冬里最受欢迎的运动，莫过于雪地球。他们在营院里平整出一方雪地，用雪作“草皮”，再找来废料焊出两个球门。或许，这算得上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足球场了。

来自新疆的上等兵艾散，从小痴迷足球。在他看来，连队这个球场是被冬天逼出来的。“没有条件，也要创造条件，不然大家都会被冬天憋死了”。

起初，连队出于安全考虑，明确规定在球场上不能跑、只能走，踢7分钟后必须休息15分钟。刚开始，场上维护秩序的安全员甚至比球员还多，军医始终架着便携式氧气罐在旁待命。时间久了，年轻的小伙子们觉得不尽兴。经过再三协商，走变成了慢跑，一节时长也延到10分钟。

球场上，艾散几乎承包了本队的后卫、中场和前锋，跑动距离全队最多。在累计12场足球赛中，他一共打进17球，被称为“雪山球王”。“进球的感觉很奇妙！一个观众也没有，兴奋感反而更加强烈。”艾散说。

下士黄易更喜欢打台球。每到周末，他都会到台球室，和连队好手角逐高下。在这里，一场台球3个人打，每人5个号码。这种非常规打法，是为了让更多官兵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来。

被风雪困于这一隅之地，如何帮助大家排解心中的寂寞，成了一个重要课题。连队成立“昆仑乐队”，吉他手、调音师、主唱一应俱全，每隔2周都会奉上一台演唱会；活动室被改造成军营网吧，连接了局域网，可以组团打“光荣使命”等网络游戏；炊事班甚至牵头成立烹饪组，教有兴趣的官兵做菜……

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冒了出来。连长苏博康有着远大的规划：让连队的官兵人人学写作、人人能演讲、人人会做饭、人人能搞简易装修。

中，齐唱《军中绿花》。这个颇具浪漫色彩的场景，被录成视频带下山。一位领导特意将这段视频刻录成光盘，寄给连队的26位军嫂和准军嫂。

连长苏博康的妻子也收到了视频。虽然她嘴上没说什么，但苏博康明显感到，他们拌嘴的次数少了很多。

7年前，苏博康从军校毕业。当时，他的毕业综合排名靠前。父母本以为儿子能分配到河北老家附近的部队。但苏博康背着父母递交了戍边申请书，来到西北边防部队。后来，他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将家安在了西北边城。

“从小我就特有意思，习惯自己做主。当兵，我就想到不一般的地方去。”苏博康说，其实他很少考虑自己的问题，因为“手下百十来号人，全指着自已，总不能天天患得患失、不顾别人吧”。

和苏博康的选择不同，上等兵杜永福的目标很直接。高考失利后，杜永福参军入伍。他做梦都想考取军校，从士兵变成军官。高寒极地的恶劣环境，激发了杜永福的学习斗志。每天熄灯后，他都要坚持学习3个钟头，雷打不动。

连队还有十几名大学生士兵。他们有的保留学籍，到部队锻炼一番；有的已经毕业，想寻找人生另外的可能性……

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，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方营盘。寒风和冰雪，让他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
中士洪映武，最终没有重回那个为自己保留学籍的高校。他舍不得连队，晋升了士官，干到了现在。

上等兵刘万珍当兵前就读于宁夏大学。他本打算干满两年，就老老实实回学校重拾课本。现在，刘万珍的想法也有些变化。寒冬的种种磨砺，没有让他觉得痛苦难受，相反愈发让他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。“不颓废、不消极，在寒风逼迫下，这里时刻充满向上的渴望。”他说。

人的追求是多样的，选择也因人而异。但连队的官兵始终保持着一种共识：越是寒冬来临，大家越是紧紧地抱在一起。

每天看“新闻联播”的半小时，除了国家大事，刘万珍最关心的就是画面中的绿色——绿色的树，绿色的草，都让他看得如痴如醉。征得班长同意后，刘万珍在宿舍的窗台上，种起了葱头、蒜苗甚至冬小麦。试种成功后，连队推广了他的经验。如今，宿舍、饭堂、值班室，到处可以看到绿油油的蒜苗。

调剂寒冬戍边之苦的另一种方式，是拍照。在不违反保密规定的前提下，拍照总是集体进行。这些照片里，雪山、雪地是不变的背景，“V”字则是最经典的造型。

“那些一起扛过的日子，值得一生回味”

过完这个冬天，距离下山的日子，也就不远了。

洪映武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首付。他打算下山后就休假，向女友求婚，尽快把结婚证领了。

大多数人还要重新回到低海拔营区，开始正常的连队生活。连队是“军事训练标兵连”，军事训练成绩一直稳居团队前三。官兵们担心的是，下山后醉氧了，会不会影响训练成绩。

提起离开，很多官兵都舍不得营院里的几条狗。晚上，狗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，巡视营区。白天，谁烦了闷了，牵着狗遛几圈，也就好得差不多了。经历严寒，尝遍苦楚，它们早已成为官兵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。

有条名叫二黑的狗，和刘智最亲。从兵站捡来的这条小狗，是刘智一手带大的。前不久，二黑晚上出去，白天却一瘸一拐地回来了。刘智一看，发现二黑的后腿被其他动物咬伤了。刘智想把二黑带下山，又担心自己离开后二黑得不到精心照顾。

“那些一起扛过的日子，值得一生回味、一世珍藏。”苏博康说。

“越是寒冬来临，大家越是紧紧地抱在一起”

一次，全连官兵在漫天飞舞的雪花

